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21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眼前的雾

□徐州张舒源

在返程的高铁上,我坐在临窗的位置。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,在列车一次次停靠与驶离中,车厢内的气氛不断被推向高潮。花生瓜子,家长里短,周遭的世界都争相面红耳赤地高谈阔论。人身处极热闹的环境中,心往往是趋静的。于是我转过头去,面向窗外,让视野回归自然。

冬季,落叶乔木已然不是文人骚客笔下寄情托思的宠儿。可是,只有当绿叶尽数凋零时,才发现原来它们从头到脚站得这么密,这么直。从远处看,树干匀称硕长而树冠纤细多杈,一排排树木在浓雾的映衬下呈现出一种冷寂而柔软的灰色,像麋皮的绒毛,又像是麋鹿双目上的睫毛,伴随着车厢的抖动,忽闪忽闪的,仿佛在观察着人类一年一度繁忙的冬季大“迁徙”。

高铁在飞架的路桥上如银色长龙般疾驰过田野,让近处的草从模糊成梵高笔下黄绿相间的点彩。远处是平旷的麦田,灰墙红瓦的平房和小小的坟冢星星点点地散落在满目绿意中,平添了几分生死之间的陶然。乡村就是这样,天高地远,生长与休眠顺应着自然天道此消彼长。逝去的人们以天为被,以地为榻,枕着曾经躬耕劳作的田埂安然睡去,庇佑着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后辈们。

我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,惊喜于冬天也有大片的绿地。远离城区的热岛效应,乡间的空气里弥漫着奶白色的雾气。而绿色,也为雾气做了最好的辩白——这是工业文明的蒸汽轰鸣前诞生并命名的雾,而非“霾”。它是天地扑朔迷离的“蒙”,是“腾蛇乘雾”的神秘,是“香雾云

方便面味的流年

□广东汕头沈贵芳

如果是深夜,伏案写作终于敲下最后一个句号,我通常喜欢给自己一点奖励。绝大多数时候是来一顿夜宵,而我的选择一直都是:煮一碗方便面。

之所以说“煮”而不是“泡”,是因为我觉得泡的方便面太难吃了,和煮的方便面实在不可相提并论。守在小锅前,耐心等待水烧开,将面饼和调料投进去,待面饼煮散时,打一只鸡蛋进去,放几根青菜,烫熟盛出。这样一碗青菜鸡蛋方便面,就是我最简便而丰足的夜宵了。

儿时,方便面对我的诱惑,是难以抗拒且持久的。每逢时年八节,母亲总习惯于买一箱公仔面来祭祖。对我来说,方便面就是梦寐以求的高级零食呀。可母亲从不让我多吃,总说方便面没营养,我们就萌生了“偷吃”的念头。然而,要吃方便面,需要先烧好一壶开水。母亲多数时间在家,这样一来就会被发现。不得已,只好选择干吃。我和哥哥偷来一碗公仔面,躲在房间里,把面饼捏成细碎小块,把调料撒进去,再盖上碗口使劲晃一晃,使其附着均匀,一小块一小块很珍惜地沾着吃。油炸过的面饼香而酥脆,简直是人间至味。吃到最后,我们总不忘把碗倾斜着拍一拍,把里面剩下的最后一点碎渣全部倒进手心,再一口吃掉。

稍大一点,有段时间,我竟实现了“方便面自由”。那时,有部韩剧风靡一时,我常常和母亲一起看到深夜。韩剧往往主打一个煽情,我经常看得眼泪哗哗的,又怕被母亲取笑。于是,我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看剧时,打着吃夜宵的借口,煮一碗香辣牛肉方便面。看得悲从中来时,赶紧低头吃一口面,然后明目张胆地抽纸巾擦眼泪和鼻涕。母亲从剧情里抽身出来时,倒也没发现什么,只免不了呵斥我:“不能吃辣的还逞强!”

三入老门东

□南通吉霖慧

老南京人说“最金陵是城南,最城南是门东”。

刚来南京上大学时,人生地不熟,比我早来几年的堂哥带我来的第一个景点就是老门东。那时正逢中秋佳节,整个街巷都张灯结彩,大红色的灯笼高高挂起,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昏黄色的灯光照着青石板的路面,泛着温暖的光泽,熙熙攘攘的人群仿佛一条流动的河。巷子内有很多穿着汉服拍照的姑娘们,衬着巷子更是古色古香。虽然是第一次在异乡过中秋,却因为这温馨的氛围少了些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的感觉。抬头一望如圆盘般的月亮悬在天空,更有“天涯共此时”的宽慰。后来即使走过很多大同小异的街巷,这抹喜色还是特别地留在了心里。

过了秋天,到了第二年的元旦,好朋友来南京看我,我带她逛了老门东。元旦那天,鹅毛大雪,雪落在青砖黛瓦间,勾勒出老建筑的韵致线条,老门东也多了些岁月沉淀的味道,真真是

鬓湿”的闺情,是月迷津渡的失落,是斜月沉沉的相思。这一切的朦胧,皆是自然的,清爽的,无害的,是值得浸身其中,大口呼吸,是可以任由发丝去遮掩的。

雾有着令人望而却步的掩盖与凝滞,却出乎所料地带给人无尽之感。它模糊掉人与外界间的距离,不同于海张扬的无尽,你不会跋而望矣,向外界索求答案,雾的无尽是内敛的,引导你向内追问自身。眼睛看到的因此止住,心里的所思所想却飘然如风了。

马尔克斯说,人要洗刷掉心里的雾气,荣光才会照亮最初梦想。诚然,心里的迷失会滋生懈怠与颓丧,但是当眼前的一切都清晰呈现,客观且一览无余时,又能调动起多少感官去激发出个性的意识呢。

感谢雾这一抹白,做我想象的画布。

大雾后面是什么?此时此刻,雾的背后虽然极有可能是相似景物的粘连。但我在脑海里,麦田,可以在雾气中缓缓地涌出接天的波涛,如同绿色绸缎轻抚过大地的气息;田间小屋追逐着缎面上流动的光泽,如同漂浮在绿色海面上星星的倒影。麋鹿卧在天际,在山峦间安睡,呼吸平稳均匀,吐出温热的水汽,冷凝在纤长的睫毛上,挂出一水儿的项链,水晶球般剔透晶莹。睡醒了,鹿儿眨眨眼睛,于是树枝开始颤动——列车上的人们望向窗外:“定是起风了。”

列车缓缓驶入站台,站台上人头攒动,回家的路在眼前格外清晰起来。站台上轻音乐悠扬,团圆的喜悦充盈在我心里。窗外定是起风了,雾渐渐地散去,一切随风而逝。

到我上大学时,方便面已经成为普通的快餐食品,是绿皮火车上最常见的平民食物了。那时我在佛山三水,校门口只有一两家商店,特别荒凉。许是担心我吃不饱,母亲反倒不管我吃方便面这种“垃圾食品”了,偶尔还从家乡寄来几包幸运牌蟹皇面。取来快递之后,我便和舍友盘算着周末打火锅。一个电磁炉往桌面一摆,舀两瓢清水,丢两根在市场砍好的排骨,水一开就放方便面饼、青菜和调料,香味隐约飘了出来。学校规定电磁炉是宿舍的违禁电器,我们免不了偷偷摸摸,让隔壁宿舍的朋友帮忙站岗放哨。朋友正在减肥,她从窗外张望一眼,昏暗的日光灯下水汽氤氲。后来她回忆说,这情景,让她有一种遥不可及的向往。

溶溶月色下,四个女孩吃着火锅聊着趣事,互相慰藉着第一次离家的伤感,人逐渐饱足、暖和。天色越来越黯淡,月光把锅里漂着的零星菜叶照得更为明亮彻底,大家脸上都呈现出知足的平和表情。那样的气氛,如今回想起来,仍然是很温柔的光景。

后来,我成家生了娃,半夜起来喂完奶,常常觉得饥饿。母亲听到响动,在门口压低了声音问我:“要不要煮碗方便面?”

知女莫若母啊。我从厨房端出一碗飘香滚烫的方便面,一边吸着鼻子吃,一边看手机,吃了几口,忍不住感叹:“没有方便面的家,那绝对是不完整的!”

可是,如今的年代,谁家会买不起一碗方便面呢?也许,我们缺的不是一碗方便面,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的盼头,一缕人间烟火,一种休整之后重新出发的勇气。而我,每当回忆起方便面味的流年,嘴角就会不自觉地上扬,深深眷恋着那股亲切而熟悉的气息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厚厚的雪压在树枝上,摇摇欲坠,我和好友共撑一把伞,湊在一块儿吃着新鲜出炉还冒着热气儿的梅花糕,穿梭在老门东内的街巷中,新一年的愿望是:友谊共白头。

经冬复历春,那年三月,另一个好朋友来南京玩,临别前一起去了老门东。这是我第三次来到这里,与前两次不同的是,各处挂上了精美的花灯,虽然天色已暗,但花灯如昼,游人如织。美轮美奂的彩灯长廊更是令人惊叹,我和好友期待又兴奋地走在长廊上,眼睛里盛满流光溢彩的灯色,穿越到古时只是一抬眼的距离。

三入老门东,看过了中秋的大红灯笼,赏过了元旦的大雪纷飞,见过了初春的花灯璀璨,每一次造访,我都领略到老门东不同的韵味,它像一个耐心的长者,向我娓娓道来曾经的故事,也如一个宝藏,等待我挖掘。离开南京两年多,我忍不住思念这里,我想,下一个夏天我们会再见面。

桂花飘香

□南京高悦

郁达夫在《迟桂花》中写道:“桂花开并不早,迟开的桂花,在秋阳下,比起早开的颜色更觉鲜艳,香气也更浓郁。”今年的桂花开得尤为迟,难怪香气更加醇厚,仿佛每一缕香气都蕴含着时间的沉淀。

秋风轻拂,带着几分凉爽与温柔,桂花便以一种从容不迫的步伐,悄然绽放于枝头,如同大自然最细腻的笔触,在这幅秋日画卷上轻轻点染了一抹金黄。桂花,这秋日里的精灵,以其独特的韵味装点着世界。

桂花自古便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,它不像春日里桃花那般娇艳欲滴,也不似夏日荷花的高洁脱俗,更没有冬日梅花凌寒独放的傲骨。桂花以其独有的质朴与谦逊,在每个秋天静静绽放,仿佛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智慧,低调而深邃。正如宋代诗人杨万里所言:“不是人间种,移从月里来。广寒香一点,吹得满山开。”

走在小区的小径上,两旁桂花满园,金黄与翠绿交织,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秋日风景画。我拿起手机,试图捕捉这份美好,镜头下,每一朵桂花都显得分外精致,它们虽小,却以集体的力量,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。按下快门的那一刻,我仿佛也将这份香气永久地封存了起来,成为日后随时可以翻阅的温馨记忆。

望着这满园的桂花,我不禁想起了儿时的家乡,那里也有一片桂花林,每到这个季节,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的香气之中。那时候,我和小伙伴们会兴奋地穿梭在桂花树下,尝试着采摘那些最香最甜的花朵,乐此不疲。我们还会用采来的桂花做各种小玩意儿,比如编成花环,或是夹在书页间,让书香与花香交织,成就了一段段童年的美梦。

提及桂花,脑海中还浮现出几个熟悉的名字:王桂花、周桂花、钱桂花……这些平凡而又亲切的名字,如同桂花一般,朴实无华,却又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他们或许是我儿时的玩伴,或许是邻里间的长辈,每个人的身上,都似乎带着一丝桂花的香气,那是家乡的味道,是记忆中最温柔的篇章。老舍在《四世同堂》中,曾借桂花之香,描绘了一幅温馨的家庭画面,让人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和谐,仿佛那香气能穿越时空,触动每一个读者的心弦。

如今,身处异乡,每当桂花飘香之时,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愫,那是对过往岁月的怀念,也是对家乡深深的思念。桂花飘香,不仅飘散在空气中,更深深烙印在每一个人的心田,成为生命中一道永恒的风景,让人在岁月的长河中,总能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温暖与美好。

那株石榴依旧红

□南京李泳

搬入新居之前,我家老屋窗前有一株石榴树。听母亲说这株石榴树是早些年从邻居陈伯伯家后院移栽过来的。

每年惊蛰后,和煦的春风一吹,石榴树便抽出新的枝丫,长出嫩绿的叶子。到了夏日,石榴树上会开满许多小喇叭似的花朵,红红的,缀满在朦胧的绿丛中。在种着石榴树的院子里,我读懂了苏轼的“微雨过,小荷翻,榴花开欲然”,恰是石榴花开时节的最美写照。

我尤其清晰地记得,每年,当秋天来时,那株石榴树枝头的青果日渐羞红了脸庞,九月到十月石榴成熟了,特别是霜降过后,一颗颗硕大的、外皮蒙着一层薄霜的石榴,压得枝头微微下垂,黄里透红,红中透黄,不禁让人为之垂涎。细心的母亲总是按石榴成熟的先后顺序次第采摘。

摘石榴是不能耽误日子的,倘若采摘晚了一些,石榴便会裂开口子,露出鲜红的石榴籽,引得众多飞鸟纷纷前来争食,那样石榴便面目全非了。

母亲摘下石榴,我就迫不及待地掰开,抓一把石榴籽,舍不得大口吃,而是捏一粒轻轻放进嘴里,用舌头滋润一番,然后上下牙渐渐用力,须臾间一股酸甜的汁液迸出,满嘴生津。那个年代家家都不富裕,水果少之又少,石榴摘下来之后一部分被母亲送给了左邻右舍,剩余的部分,则被她精心存储起来。母亲先是将石榴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,待石榴皮的水分蒸发后,再在石榴外面包上一层纸,放在透气的纸箱里,这样保存的石榴至少可以吃三个月。

石榴的模样看上去有些像洋葱,花红色的外皮上带着一些黑红的点点,活像一个长着雀斑的“丑小鸭”。但其内部石榴籽晶莹剔透,酸甜可口,属于“金玉其内”的水果,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对石榴也是赞誉有加。宋代诗人杨万里有诗云:“半含笑里清冰齿,忽绽吟边古锦囊。雾縠作房珠作骨,水精为髓玉为浆。”诗人写出了石榴的美味。石榴不仅好吃,据说它的维生素C、矿物质、纤维素等含量在水果中属于“天花板”级别的,营养价值特高。石榴皮含有石榴皮碱,可以起到驱虫杀虫的作用,是治疗虫积腹痛的神器。犹记我小时候得过绦虫病,腹痛腹胀,食欲不振,母亲当时就用石榴皮给我煮水喝,没多久便将体内的寄生虫给打了下来。

不知不觉已经离开旧居多年,昨晚在梦里,竟梦见秋天我家老屋窗前的院子里,石榴花依旧是那样灿若红霞,妩媚动人,石榴树依旧是那样枝叶繁茂,硕果累累。醒来时发现自己早已不是当初的少年,只有那红得似火的石榴花和酸酸甜甜的石榴的味道,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……